



梦幻天堂

——中国气功现象面面观及其思考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梦幻天堂

——中国气功现象面面观及其思考

陈海萍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省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皇冠彩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插页 19 万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30000

ISBN 7 5354 0865 6/G·13

定价:4.95 元



第一章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1
I 从外国电台一则报道说开	1
II 风起云涌的气功三次浪潮	8
III 这是一个不死的幽灵	19
IV 欲说还休的“围剿”	30
第二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40
I 气功师让7号台风转向	41
II 大兴安岭灭火的传说	44
III 此“功”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48
IV 注入魔力的物品	53
V 大搬运术的故事	58
VI 莫测高深的古今大预言	67
第三章 人和神的不解之缘	76
I 老道说玉皇派了七个神仙下凡	77
II 严新编织了一个有关师傅的神话	79
III 张宏堡驾着五彩祥云向我们走来	83
IV 王母娘娘让女儿到人间跳大神	86
V 菩萨的儿子山泉公法术不灵	92
VI 天外来客的馈赠	95
VII 慧根和缘份	100

第四章 大会场的魔鬼旋风	107
I 是谁把千万听众诱入魔殿	107
II 魔杖下有人拥抱死神	113
III 是“外气”还是心理暗示催眠术	119
IV 催眠术和心理暗示究竟是什么	127
第五章 秘而不宣的房中术	131
I 法官头一次遇上这样的离婚案	131
II 气功在性生活中理直气壮坐了一把交椅	136
III 太阳和月亮的采占、滋润	142
第六章 宗教中的气功和气功的宗教	153
I 云深路绝无人到，鸾鹤今应待我来	154
II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160
III 明月满时开道帔，俗尘飘处脱儒衣	168
IV 此法哪能得坚身，明真汨没随埃尘	174
第七章 “天籁”境界在文学艺术中	183
I 色彩缤纷的气功诗篇	183
II 小说中的气功色彩	191
第八章 “围剿”中的内部报告	200
I 伪气功遇上个“职业杀手”	200
II 易学家制定气功及特异功能鉴定法	211
III 新型的无烟工业	218
IV 科学家的回击	224
第九章 洪峰朝何处去	233
I 气功向谁伸出了温暖的手	233
II 既是尾声也是序言	242

第一章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陈旭康跳楼献身，外电大造舆论/气功师们千呼万唤始出来/气功从公园走进实验室，现代科学猝不及防，不是对手/狂潮起自民间，“气”吞山河/镜头掠过神州，但见“气”不打一处来/秀才碰见兵，有理说不清/历史的回声有着沉甸甸的份量/“围剿”从何而起，一言难尽/二柱擎天，得意忘形，放个屁也是外气/轻功不“轻”，悲从中来/西安“两会”混进了“奸细”，泄露出许多机密/香港人设圈套，严新栽了跟斗。

I 从外国电台一则报道说开

武昌珞珈山是个美丽、宁静而又多事的地方。

温馨的柔风拍打着新绿初绽的枝枝叶叶，馥郁的芳香萦绕着一幢幢绿色琉璃瓦遮顶的幽雅的楼房。站在珞珈山上，极目远眺：东湖清波浩淼，磨山植物园苍翠葱茏；再往远望便是汪洋大海般的一片烟霞；回首但见一座庞宏的城市，杂乱无章、高高矮矮的建筑中，长江一线，妖娆多姿地向看不到头的远处伸展。

武汉大学就在珞珈山。

不闻读书声，但闻人喘息；不见读书郎，但见怒目圆睁的学子手挽手涌上街头。

岁月沧桑，这部大书中有的页码格外沉重……

一个小伙子摊开双臂，迎着柔和的阳光，从四层楼顶一跃而下。泪珠和鲜血摔在水泥地板上，出现了一个个小小的爆炸；紧接着，头部向大地撞击，又出现了震撼人心的爆炸。

消息传开，在全国引起了另一种“爆炸”。

人们说，他是呼喊着“民主、自由万岁，打倒专制”的口号跃下高楼。

愿洒一腔血，唤醒千万人。何等的壮烈！

这一天是公元 1989 年 4 月 25 日，正是全国学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死者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系的学生，他跳楼的时刻，他的同学们正在武昌大街上游行，在水果湖（省委大院）静坐请愿。他跳楼的地方叫桂园，不远处的枫园，高高的楼房垂直挂着一幅巨大的白布黑字的标语：“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摊鲜血在地上，被太阳晒干。死者已被抬走。数不清有多少人赶来现场观看，感受一下那献身的悲壮。

第二天，一家外国电台播出了“武汉大学一学生为民主自

由而自杀”的新闻。

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大学生根本没参加游行，他对学潮毫无热情。

是什么东西使他舍弃年轻的生命呢？

答案是两个字：气功。

他叫陈旭康，南京人，21岁，父母亲都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旭康自幼聪颖好学，且心地善良，很招人喜欢。小学、中学，一直是拔尖的学生，高考时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父母亲高高兴兴把他送到珞珈山那美丽的校园。

学校有不少人学气功，陈旭康是好玩地跟着练练，没想到气功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将他吸住，他越来越着迷，正式拜荆州大气功师张加陵为师。

气功修炼使他眼前出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的功力明显地长进，渐渐地，手掌能发外气，他自己能从指尖上看到彩色光环。他惊喜地知道，他已获得本门派中人无不渴望练成的“圆光镜”。“圆光镜”是指一种气功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后可以凭意念给人诊断，治疗疾病。

同学中若有谁偶染小疾，他便试着发功治疗，居然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

假期里回到南京，结识了一位双腿患有重疾的少女。那少女纯清如玉，聪明过人，陈旭康非常喜欢她。他决心用气功治好她的腿。少女对他的热情关怀也很感激，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成了好朋友。

他给她发放外气治病，难说是他的心理作用还是她的功力作用，少女说她的腿不那么痛了，她自己感觉疗效很好。

这样一来，陈旭康的信心更足。天天坚持给她发外气，自

已练功也更勤奋刻苦。

学校要开学了，他不能不返校学习，依依不舍地和少女分手。他对她说：“不必为你的腿着急，我很快就会回南京来。我还会想尽办法提高我的功力，无论如何也要治好你的病。”

少女伤心地伏在他肩头痛哭，她已经听到医生说，她的腿如果不截断，将危及生命。为了不让他难过，少女把那不幸的消息压在心头。她说：“谢谢你的关心，我等着你回南京来给我治疗。”

回到学校，虽然学习谈不上有多紧张，却也不能随便请假回南京。他的心，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那位少女。终于有一天，南京来信，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她已做了截肢手术。

这对陈旭康是个莫大打击，他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原以为可以治好她的病，却没治好，气功的魔力哪里去了？他梦见了师父，师父说不是你的功力不到火候，而是你给病人治病时心存邪念。

他承认，他很喜欢那位少女。可惜他不知道这是“邪念”。一丝未曾吐露的爱意，断送了少女一双腿。

他决心退学，跑江湖去，用气功给世人治病。大学毕业后无非在某个图书馆当个业务人员，于社会的贡献太小。连中国科学协会主席钱学森都说，气功是一门最高的科学技术。练好气功等于掌握了最高科学技术，那还念什么大学？气功师云游四方，匡时济世，像济公和尚，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赎罪感。坐在轮椅上的少女有一双忧郁的眼睛，这双眼睛永远地望着他。他想，从今后，我要断了一切“邪念”，全心全意当个气功师。

退学报告交上去，老师和同学都挽留他。国家培养一个大

学生不容易，怎么说你也应该把书念完。不行，他一天也不愿呆在学校了，有许许多多的病人在呼唤他，等着他伸出那双“透明”的手。

去意已坚，学校只好让他离校。学籍还给他留着，什么时候想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仍然欢迎他。

同学们送他走出武汉大学的校门。那天下着绵绵细雨，暗淡的光线为送别添上许多伤感。几位同学扛着他的行李，默默前行，谁也不想说话。路边一家餐馆正播放着歇斯底里的西部歌：“暖暖的炕头大红的被，被子下睡着小妹妹；红红的嘴儿白白的腿，为何留不住哥哥你……”

后来，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起那天送别的情景，他说他在汉口码头从陈旭康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当时心里格登一颤，暗自说：陈旭康完了。

要开诊所行医不是件简单的事，营业执照办不到，他没有“气功学历”证明。给几个熟人发外气治病，也不见效果。突然，他在某个瞬间悟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师父把他的“圆光镜”收走了，废了他的功夫。

行医的梦破灭了，父母亲又把他送回武汉大学。同学们热情欢迎他。但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感觉到，他的神智有点不正常了。

每天，他那张脸总是阴云密布，呆痴的目光似乎起了锈没了光彩，嘴中总是喃喃自语：“我没做对不起人的事，我没做

.....”

于是，终于有了前面描述的那一幕。他割断左手手腕动脉，冲上四楼楼顶。当时，同学们都外出游行要“民主自由”去了，只剩几个气功爱好者在宿舍楼。楼顶上有位同学在打坐吐

纳，见陈旭康冲上来，大吃一惊。

陈旭康说：“你别过来，你若走近，我就跳楼！”

那同学只好站住，劝他说：“你别做傻事，快去医院包扎伤口！”

陈旭康发出一声可怕的苦笑，突然，一蹦而起，像跳水运动员那样的姿势，一头扎向大地。

他死了。他为气功而死。

学校一位官员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解释：“陈旭康跳楼时根本没呼喊什么口号，他的死与学潮无关。”

外国电台不曾发布“报道失实”的重要更正，当然也不好拿这件事再做什么文章。

水泥地上的血渍早被雨水洗去……

如果说死亡也有着冰一样的美丽动人，如果说死亡也有着苍凉、深邃的内涵，而这一切，只能由陈旭康在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咀嚼了。

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在一年后又被重新提出，当然不存在为陈旭康平反的问题，更没有为他树纪念碑的可能，有人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时候，说气功界的人当初和自由化思潮穿的一条裤子，有气功师上街游行，有气功师大把地捐钱给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的学生，还有气功师为支持学潮而跳楼自杀，外国电台曾大做文章……

也有人把中国的气功热说成是西方思潮涌入并泛滥时，与之呼应的一股反唯物主义、反科学的落后的浊流。

有的地方在“扫黄”时，甚至把气功协会、气功服务有限公司、乃至气功师开的诊所，不客气地一锅端掉。

曾经为气功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新闻界有的掉过枪头，

向气功热和特异功能发难，揭露气功骗术的文章连篇累牍，接踵而至。

一些早已列入计划的气功活动被莫名其妙地取消，首都连连传出气功师被公安机关拘留审查的消息，郑州山泉公身陷囹圄，青海张香玉又铛银入狱。这位张香玉可是刚刚向亚运会捐款 35 万元、门下有千千万万虔诚的弟子的大师啊！

冷风冷雨把很多人的心浇凉，一些出山不久的气功师不得不打起背包回老家，好几位声名显赫的大师则把活动地点移到国外，这就使得那不计其数的气功爱好者，一时群龙无首，信仰发生动摇。

用气功界人士的话说：中国气功刚刚有了自己的一方青天，现在这块天上乌云翻滚，暴雨阵阵。这是人造的“厄尔尼诺”灾难！

乌云压城城欲摧，抽刀断水水更流。气功沦陷于低潮，不等于这就是最后的结局，老虎归山，不等于老虎失去了凶猛。归山的大师们正好有个寂照虚空、静极通达的时候对自己的功夫作一番总结，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更有很多不屈不挠者仍在逆境中继续进行气功科研活动，公园和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仍然有人在苦练吐纳，而这是无法用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予以干涉的。一些政治学家也为之震惊，如果说气功是几千年前就在中国飘来荡去的一个幽灵，那么，这幽灵为何直到今天还有着这么强的生命力呢？

清醒的人不多。真正清醒的人的眼中，气功已不仅仅是一种养生术，它是一种世界观。或者说，这是一个集几千年华夏文化的精要于一身的幽灵，佛、道、儒乃至民间宗教、乡俗风情，都艺术地把某种哲学的使命寄托给它，因此，今日对它审

视时，把它和国际国内大小气候，以及社会局势，各种活跃的思潮相联系，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就算今天果真发生了对气功热潮的围剿，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气功界一位很有影响的人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这已经是第四次围剿了。有围剿就有反围剿，谁胜谁负，现在还不好下结论。”

他还说：“破译气功的奥秘，通过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而引起一场科学革命，也许是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就像当年的罗马教皇把伽利略烧死在鲜花广场，最终遭到历史的诅咒那样，历史总有一天会给今天围剿气功热潮的人以无情的嘲弄。”

之所以找不到一家法院愿意受理对气功界围剿和气功界反围剿的官司，是因为此官司非同一般。科学与封建，唯物与唯心，进化与退化，出世与入世，希望与失望，过去千年与未来千年，错综复杂的双重变奏中无一不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真的是头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

Ⅱ 风起云涌的气功三次浪潮

说来话长。

尽管有“四次围剿”一说，但是始终没有谁站出来准确地对着每一次围剿作出时间和内容的具体划分。人们只好理解为，气功事业多灾多难，气功之路弯弯曲曲，处处坎坷，步履艰难。

尽管气功已有几千年的高寿，历史上还曾有过红红火火的全盛时期，它首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时，一点也不起眼。用气功界人士的话说：因为“众所周知”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气功一直登不上大雅之堂，它只能在疗养院作为纯粹的养生术出现。

1979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在气功发展的路程中，这一年尤其重要。3月11日的《四川日报》报道了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认字的儿童。消息传出，在全国许多省市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接着，在其它地区也发现了具有类似功能的人。

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就在这年的5月16日，云南人体科学研究所所长王伽林以身试“功”，为了直接观察气功态下的胆汁引流量，让医生为他做了腹内设置胆汁引流管手术。在此之后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他在爱人和旧市三中两位教师的帮助下观测了练功、睡眠、休息等不同状态下的胆汁分泌量，写成了《气功与胆汁分泌——我的实验研究》一文。

到1979年年底，科研人员共收集到全国15个省市地区发现30余位特异功能者的报道。

莫道平日不见锣响鼓敲，如今有人敲响第一声锣鼓，立即就出现了这山呼那山应的热闹景象。

北京大学的几位副教授在一所小学里，对10岁左右的少年进行了普遍的检测。检测是不分性别，随机进行的。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被检测的少年在经过一些训练后，有60%左右的人均具有类似的“耳朵认字”的功能。

实验证明，特异功能是人类潜在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诱发的。

这时候，气功师们一个接一个地出山。耳朵测字，腋下认字，这些功能实在不算什么，气功师的功夫可驱云拨雾，呼风唤雨，可医治一切疾患，可预测未来，可用意念搬运，一切神话在他们手中都可能变为现实。

在这之前，气功以及气功师们似乎都在沉睡，长夜待晓，迷迷糊糊一觉睡醒，方知人间处处响彻着对气功的呼唤。

“千呼万唤始出来。”不出来则已，一出来便惊天地泣鬼神。

“文化大革命”如一场恶梦结束，中国出现了河清海晏，万民胪欢的景象，百废待兴，党中央把“改革开放”四个字高悬国门之上。各种思潮或从海外涌来，或从内地泛起，思想界空前的活跃。然而，这也许只是一种表象，在“阶级斗争”浪潮中生活惯了的人们一时觉得茫然，就像一个人背着重负走了漫长的路程，突然卸了重负，他反而站立不稳了那样，不少人觉得思想失去了重心，心理上有大片空白需要填补。金庸、梁羽生、古龙用剑侠豪气引得人们神魂颠倒了好一阵子；琼瑶、岑凯伦把儿女私情诱得人们如痴如迷了一些时日。文学虚构毕竟不如气功养生那么具有实际的好处。修炼气功，可以健身长寿，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治疗病患，可以激发特异功能，可以促进科学发展，既然如此，不选择气功的人才是傻瓜。

80年代的第一次气功浪潮是全国上下出现的群众性练功热。一家杂志宣称：“保守地说，全国练气功的已经超过6000万。”

气功的第二次浪潮是由于科研部门的介入而掀起的，气功从公园走进了医院和研究所的实验室，各地相继成立气功协会和气功科研机构。

1986年初,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宣告成立。

1987年5月,国家科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它意味着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机理、中医学说一起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取得了合法地位。

1986年12月22日,严新与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一起,开始了“气功外气对水、生理盐水、葡萄糖水的溶液结构影响”的实验。为了保证实验的严格性和真实性,工作以双盲的形式进行,就是实验的直接指挥者和严新都不直接参与实验样品的制备和测试。紧接着,严新和科学家又作了“气功外气的催化作用”实验、“外气对脂质和液晶的影响”的实验,“外气对核酸溶液吸收”的实验以及气功外气对激光偏振面的影响,最后这一组实验是在6公里到两千公里的地方发功。

《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重要报刊几乎在同一时刻庄严地宣布:中国高级气功师严新,在6公里到两千公里的不等距离内,对密封容器中的普通自来水、0.9%生理盐水、50%葡萄糖水、生物体内遗传基因的DNA、决定生物蛋白质合成的RNA(即核酸)和激光装置等发功,结果使上述实验对象的分子结构、分子性状、化学反应进程、激光特性等都发生了确凿无疑的相应变化!

现代物理学受到了严新的挑战和冲击,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顿时傻眼了,惶惶不知所措。

如果中国的气功实验报告属实的话,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必须改写。外气能改变分子结构,那么,征服癌细胞和爱滋病毒就是很简单的事了;外气能改变水分子结构,那么,外气可以使人脱水或水肿,以至于迅速死亡;外气能使 13°C 上升到 300°C ,一个大气压上升到30个大气压,那么,气功师呼风

唤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外气能够影响激光偏振面，那么，气功师可以使激光导航的舰船迷向，可以使导弹、原子弹失控，可以利用激光瞄准器打坦克、打飞机的军事手段成为泡影……

回天有力，补天有石！世界者，我们的世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中国人的黄金时代来到了。今天的中国人面对喜马拉雅山或是面对亚马逊河，没必要再搬出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来炫耀了，虽然我们现在科技落后，经济也不发达，这实在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拥有气功，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本钱！

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激动地向全世界宣告：“气功和我国传统医学（包括中医、蒙医、藏医、还有其他的民族医学等）以及人体特异功能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一旦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就一定会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就是真正的科学。同时，在结合的过程中它还会改造现代的科学，使现在的科学再提高一步，这也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做好了，必然导致爆发一次科学革命！”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年代。如果说 80 年前，在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一批卓越的物理学家的持续努力下，相对论、量子力学相继出现，在物理学领域内爆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大革命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科学家与气功师相结合，将从人体生命科学打开缺口，人类一旦进入了那崭新的超凡的奇奥的未知世界，将受益无穷。所以钱学森自豪地说：“气功是现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是高技术。”

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这样，正当你感到“山穷水尽疑无